



故事园



故 事 园

(第三辑)

明 天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故 事 園

〔第三輯〕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47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730

书号 R10333·75 定价0.34元

目 录

天降神兵 (战争故事)	凡 营 (2)
黑牢血花 (上) (英雄故事)	雨 山 (8)
图理察俄罗斯探奇 (历史故事)	黄清源 (56)
宗泽在山东的传说 (民间故事)	莫 高 (50)
除妖救女 (传奇故事)	王恒展 (20)
方山爷斗鬼 (民间故事)	董均伦 江源 (30)
兔子的朋友和敌人 (童话故事)	毕东昌译 (37)
放牛 (低幼故事)	曲秀兰 (43)
一张珍贵的奖状 (低幼故事)	丁健民 (47)
磕头 (小幽默四则)	黄国葵



天降神兵

凡 营

一九三七年，芦沟桥事变之后，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。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简称八路军，下辖一一五师、一二〇师、一二九师，全面奔赴抗日战场。刘伯承将军奉命担任一二九师师长。全师九千一百多人，在刘将军的率领下，浩浩荡荡开进了太行山区，开展敌后游击战。

太行山区山峦起伏，奇峰林立，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。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，老百姓残遭祸害，真是“家家都带孝，处处闻哭声”啊。战士们无不怒火中烧，咬牙切齿，决心要狠狠教训凶残的敌人。

一天，一二九师师部里，寂静极了，除了桌子上的马蹄表在嗒嗒地响着，其它什么声音也没有。刘师长年近半百，头戴灰色军帽，身穿灰色军装，眼上架着一副深色框架眼镜，显得非常魁梧、老练。他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什么，手拿放大镜，对着摊在桌子上的军用地图，反复地审视着。他的视线随着放大镜一会儿投到地图上方，一会儿又移到下方，手中的红蓝铅笔不时地指指点点。突然，他的视线在标着七亘村的地方停住了。红蓝铅笔在上面重重地一点：“对！就在这里狠狠教训他！”……

七亘村虽是一个巴掌大的村庄，但却是通往平定的必经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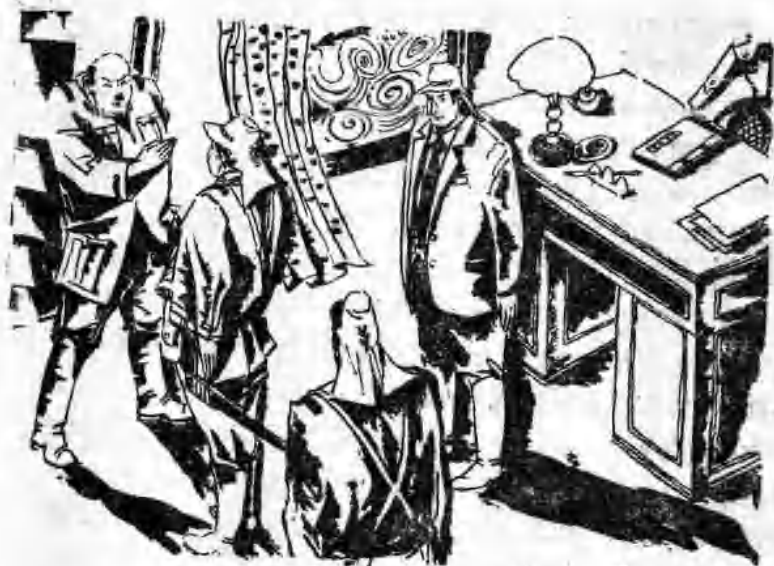
道。弯弯的山区公路从东南面延伸过来，穿过七亘村又伸向了西南。公路两旁沟壑纵横，林木丛生，是伏击敌人十分有利的地点。原来早在头一天，刘伯承就得到情报，日寇一个师团的兵力，正向平定开进，它的辎重部队一千多人，当晚在测鱼镇宿营。刘伯承判断敌人第二天必然要经过七亘村，向平定输送军需物资，于是，决定在七亘村打一个伏击战，缴获敌人的军需物资，切断敌人的后勤供应，打开太行山区的抗日局面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刚朦朦亮，田野里十分寂静，八路军一二九师二营按照刘伯承的命令，早已隐蔽在公路两旁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太阳爬过了山头，长蛇般的公路一览无余，战士们不时地抬头眺望着。不一会儿，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溜黑蛇般的车队，二百多辆汽车和大批骡马，弯弯曲曲排了几里路长，一百多个鬼子兵在前面开路，还有大队鬼子兵在后面掩护，冲着七亘村这边开过来。

“准备战斗！”指挥员低声发出了命令。一会儿，鬼子的先头部队过去了，敌人的汽车、骡马接着进入了伏击圈，可是他们后边的掩护部队还没上来。这时，指挥员高喊一声：

“打！”，话音没落，一排排子弹，象急雨一样从山上扫向敌人。轰轰！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，公路上的爆炸声响成一片，浓烟滚滚，骡马嘶叫，鬼子们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，顿时象炸了蜂窝一样乱作一团。前边的汽车来不及刹车，一头栽到路边的山沟里，后面的汽车又接着摔了下去。许多鬼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一命呜呼见了阎王。没死的鬼子哇哇乱叫，纷纷往车底下钻，谁知没等他们把机枪架好，我军的冲锋号吹响了，战士们跃地而起，端着刺刀，猛虎一样扑向敌人。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，大部分鬼子丧了命，剩下的鬼子不敢恋战，慌忙爬上最后一辆车，狼狈地窜回了测鱼镇。

战士们唱着胜利的凯歌，打扫着战场。敌人扔下的枪支弹



药、罐头和成袋的大米，堆积得象小山一样。

鬼子在七亘村遭到伏击以后，鬼子司令部里象炸了锅，司令官黑田暴跳如雷，象一条疯狗，在屋里窜来窜去。旁边站着一个从七亘村逃回的鬼子小队长，脑袋耷拉着，一支受伤的胳膊，用绷带扎着，挂在脖子上，两腿嗦嗦发抖，大气不敢出。黑田一步过去，朝着那个鬼子的脸，左右开弓，“啪！啪！啪！”一连就是几个耳光，大声喝斥道：“大大的饭桶，滚出去！”

这时候，翻译官从一旁凑上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太君，我看是不是再换一条路运东西？七亘村大大的不安全，刘伯承埋伏的有！”黑田倒背着双手，来回踱着步子。一会儿，他停住脚步，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一本《孙子兵法》上，三脚两步过去，飞快地翻起来。突然，他朝着翻译官狡猾地一笑：“你

的军人的不是，兵法的不懂。‘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’，孙子兵法的有，刘伯承一定大大的明白，不会在七亘村再埋伏八路，皇军还要走这条路！”

翻译官一愣，马上领悟过来，哈巴狗一样地点着头：“太君高明，我的不懂，这回刘伯承倒霉大大的！”

鬼子经过一番准备，又派了一千多名骑兵和三百多名步兵，护着运送军用品的骡马车辆，慢腾腾地向七亘村开来。汽车开开停停，象是乌龟爬行。他们为了给自己壮胆，还把歪把子机枪架在驾驶棚上。车上一个满脸横肉，留着小胡子的指挥官不断地举起望远镜，东瞧瞧，西望望。来到七亘村前，见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鬼子们得意起来。小胡子伸出小拇指头，对身边的鬼子一阵唧哩哇啦：“八路的这个，刘伯承军事家的不是！”这时，趴在机枪后边的鬼子，却直起脖子来，眉飞色舞地唱起了日本下流歌曲，有的还从腰里摸出酒瓶，打开盖子，往嘴里灌了起来。正当鬼子忘乎所以的时候，突然杀声四起，枪声响起一片，子弹、手榴弹象雨点一样浇了过来。隐蔽在公路两旁的八路军战士如神兵从天而降，一齐扑向鬼子。鬼子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刘伯承的部队还在七亘村里埋伏着。

原来，七亘村伏击战胜利后，刘伯承及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。日寇向平定地区输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，前方急需军械子弹和粮食，根据交通条件，敌人不好改道绕行。特别是鬼子黑田喜欢读《孙子兵法》，迷信军事教条，按照《孙子兵法》原理，短时间内，在同一地点，连续设置埋伏，是兵家最忌讳的。鬼子司令官一定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，必定移到别处去，三天之内，决不会再在七亘村设埋伏……。刘伯承思考再三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一反兵法常规，再打他一个伏击。为了引敌人上钩，他命令部队佯装撤退，等敌人收完尸体，又迅速赶回来，继续埋伏在七亘村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鬼子又乖乖地送上门

来了。

鬼子又一次遭到伏击，更加手忙脚乱，鬼子指挥官刚才那股得意洋洋的劲儿早已不知哪里去了。他一见事情不妙，慌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进行垂死抵抗。

走在前面的敌人骑兵慌忙调转马头，准备救援辎重部队。但还没等掉过身来，就被我军一排又一排的手榴弹炸得人仰马翻。鬼子招架不住啦，丢下大批尸体、马匹各自逃窜。

走在后面的敌人，占了公路边的土坎，架起两挺机枪，进行顽抗。这时，我十一连、十二连和特务排的战士们，如疾风般地猛扑过去。冲在最前面的大个子连长把驳壳枪一挥，



“叭”地一声结束了那个鬼子射手的狗命，紧跟在后面的几个战士一齐开火，打死了另外几个鬼子，趁势夺了机枪，掉转枪口，对准鬼子猛扫起来。这伙鬼子露出了“武士道”凶相，剥光上衣，袒露着满是黑毛的胸膛，端着刺刀，哇哇地窜了上来。我军战士紧握钢枪，怒视敌人，大步向前。“杀！杀！杀！”公路上一片刀光闪闪，刺刀的撞击声和喊杀声震撼山谷。大个子连长撂倒一个鬼子，顺手抢

起这个鬼子的一把东洋刀，在敌群中又劈又砍，就象劈西瓜。

白刃战进行到黄昏，我军越战越勇，杀得鬼子鬼哭狼嚎。那个留小胡子的鬼子指挥官，一看大势已去，慌忙跳上一匹战马，伏鞍逃命。一个小战士，不慌不忙地端起步枪，说了声：“我叫你跑！”一扣板机，“叭勾——”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家伙，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，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。残余的鬼子兵一看指挥官丧了命，夹起尾巴纷纷逃命。我军大获全胜，公路上留下了敌人一百多具尸体和大批满载军用物资的车辆。战士们兴高彩烈地搬运战利品，交口夸赞着刘师长两次设伏七亘村，真是用兵如神！

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，打破了“日寇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大大鼓舞了太行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念。接着刘伯承又指挥一二九师连续打了好几个干脆漂亮的伏击战，吓得日寇就象王八抱蛋，龟缩在城里的据点里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（杜云河 插图）

黑牢血花

雨 山

一

海风呼啸，巨浪拍岸。码头上停泊着一只黑黝黝的大船——“象宁轮”。这只象山到宁波的巨轮，停泊在这乡间渔港，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；然而它每月的逢五排十却都要在此停上一天一夜。因为，这一带被称为天涯海角，向东的浙江陆地到此为止。根据史书记载，从明朝开始，这里就常有倭寇入侵，至今还遗留有戚继光率部守卫疆土的遗迹。城门楼旁，有一棵据传已经长了几百年的白果树，虽历经风雨，却苍劲挺拔。虬枝粗干上盘着的青藤已绽出绿芽。

这是一九二七年的初春季节。从那乡间的小径上，匆匆来一个身穿灰色夹长衫的青年。他面容清秀，风度翩翩。这人姓徐，名叫柏庭，因为他爱好写作，起笔名殷夫。殷夫今年十七岁，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，每逢假期都要回家乡住些天。这次他回家过完春节，又要返校了。只见他手提一个盛衣服的网篮，来到港口外的旧城址，东顾西盼，好象在寻什么人。这时，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农村姑娘，躲在城墙的凹缝里向外窥视。她身穿印花蓝布褂，肩背一个割草的竹篓，当她水灵灵的眼睛一看到殷夫的时候，便情不自禁地笑了。她探出身来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殷夫！”殷夫发现了她，急忙上前放下网

篮，使劲拉住了她的双手，叫道：“梅儿！”梅儿问：“你今儿真的要回上海了？”殷夫答应了一声，说：“坐这趟到宁波的船。今儿不走，又要待四五天，那会误了学校开学的。”梅儿有好多话要说，知道时间不允许，拣着最关心的问道：“这次你回去，还要和上海的工人一起参加打军阀？”殷夫点点头说：“上次让孙传芳给压下去了，这一次可饶不了他们！”梅儿又想说什么，忽见远处走来殷夫的哥哥，急问：“跟你哥哥一起走？”殷夫说：“嗯，他回杭州。不过，他们北伐军也很快就要向上海挺进了。”他望着远处，对急于要躲开的梅儿安慰说：“你放心！我哥哥陪着母亲走得慢，还有好一会儿才能到这里。”梅儿不敢多停留，慌忙从竹篮里取出一个小包：“给，我妈妈烧的茶叶蛋，你最喜欢吃的。”殷夫接过，不知说什么好，遂将手里的一本《中国青年》给了梅儿，梅儿翻出了书里发表的诗文叫道：“殷夫！”殷夫说：“殷夫你已经叫开了，可是要知道，我这名字在家乡除了你谁也不晓得。”“嗯。”梅儿喜爱地将书本紧紧贴在了脸上。殷夫的哥哥马上就要来了，梅儿急背起竹篮，去又折回，从青藤上摘下一片嫩叶，顽皮地放在殷夫的手里，而后便活泼地跑走了。殷夫凝视着这瓣嫩叶，诗兴大发，吟道：

“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，我反复地寻求诗意，看着她那放足时代的脚印，我感觉心弦发出了和音……”

这时候，殷夫的母亲在大儿子徐志卿的陪伴下走来了。她是一位年近六十的慈祥妇女。因为她早年丧偶，操劳过度，两鬓早已斑白，比起一般同龄人要显得衰老；正因为这样，也养成了她坚韧的性格。从她锐利的眼睛和爽快的言语中不难看出，她是一个极有决断力的女人，在全家她居于绝对权威地位。身穿一身军服侍立在她身边的儿子徐志卿，比殷夫大十余岁，挺拔的身材，沉着、矫健的举止，说明他是一个经过严格

训练且有一定素养的职业军人。他在同伍中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材。如今他在蒋介石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任少将参谋处长，虽军职颇高，但对母亲十分孝顺。他是随军北伐占领杭州后，特意转道前来探望母亲的。今天他要回去，扶着前来送行的母亲，走得特别缓慢。尽管这样，母亲还是气喘吁吁，一碰上小儿子就抱怨说：“柏庭，你作什么哟，走得飞快！”殷夫回答说：“我想多看看家乡的海。”徐志卿见母亲不相信弟弟的鬼话，怕再责怪他，连忙接过话头：“母亲，我和弟弟每次出门，都累

您老人家远送，我们心里……”

“咳，你们心里有我，再累些我也是喜欢的。”母亲对大儿子夸赞地说：“志卿，如今在我们县里，你算是头等有出息的人了。象山可从来没出过将军啊！”徐志卿恭谦地说：“全仗



祖宗庇荫，母亲教导。”母亲又说：“你长大成人了，我倒不怎么惦记，最挂心的是你弟弟。”殷夫听到这话，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：“母亲！”母亲拉着他的手问大儿子：“志卿，这样做，你不会说我偏心吧？”徐志卿十分柔顺地说：“母亲这样做是应该的。”母亲接着埋怨他说：“可你们这次回来，不知为什么，整夜吵个不休。志卿，可不能官当大了，连自己的弟弟都看不顺眼！”殷夫听到这里，连忙解释说：“母亲，你不要这样想。我和哥哥有些问题看法不一样，各抒己见是应该的……可从来没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”母亲不听解释，“走！”一手拉着一个儿子向右山坡上走去，说道：“我今儿一直把你们送到这里，就是因为你父亲的坟立在这海口的山坡上。”说着来到坟前，“志卿，还记得吗？你父亲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边喘边说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弟弟柏庭。因为他最小，也最聪明，没有看见他长大成材，死了闭不上眼睛。”徐志卿已意识到了母亲的用心，说：“是的，当时我拉着弟弟跪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，我要是带不好弟弟，就不是徐家的子孙，让天雷电火把我劈死！”这时，徐志卿已拉弟弟跪在坟前，只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了雷声。刘副官从码头上跑来喊道：“处座，上船吧。”徐志卿急忙拉起弟弟，欲向母亲辞别。母亲仍不慌不忙地又嘱咐了他们几句，并让志卿把媳妇和孩子送回家来住些日子，免得他公务忙，照料不好。徐志卿应允了，这才拉弟弟随副官走去。

母亲目送两个儿子渐渐走远，心里很不平静。她久久地凝望着。梅儿就站在她不远处，也在凝视着走去的殷夫，眼里饱含着晶莹的泪珠。殷夫的母亲发现了她，走过来问：“梅儿，你也在这里？”梅儿温柔而有礼貌地叫了一声：“徐家婆婆！”殷夫的母亲瞅着梅儿不解地问：“你……你哭了？”“没，没有。”梅儿很不好意思，支吾了一声，“海风大，眼

睛里吹进了沙子。”殷夫的母亲平素对殷夫和梅儿的往来虽有发觉，但不了解内情，见梅儿此时也来到这里，而且手中拿着她似乎熟悉的书本《中国青年》，问梅儿道，“你也识字？这书……”梅儿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不知如何回答，竟说出了真相：“哦，是殷夫借给我的。”“殷夫！”母亲不知儿子的这个名字，又问：“殷夫是谁？”梅儿不敢撒谎，但她又不能直说，羞涩地望望海上：“他……他刚走。”聪明的老人，这下子明白了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再没言语。她们同望着海上将要启航的轮船，一直缄默无语。汽笛响了，船渐渐驶出港湾，走远了。殷夫的母亲这才拉起梅儿的手：“孩子，你陪我回家吧。”“嗯”，梅儿温顺地扶着殷夫的母亲，二人缓步走下山去。

二

花开花谢，转眼春日将尽。一九二七年四月间的一天上午，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游行，《打倒列强除军阀》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。这时，殷夫的哥哥徐志卿已随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由杭州开进上海。他们的司令部设在近郊龙华。徐志卿今天听说工人和学生搞游行，担心弟弟也会参加。特别是约好他来此相聚，九点多不见前来，更加焦急，不时打电话询问门卫室，他烦躁地在沙发上坐下，摘掉眼镜翻起书来。这时，突然有一人蹑手蹑脚进来，猛然将他的双眼捂住。徐志卿心内喜悦地：“谁？是弟弟吗？小孩子，快不要闹了……”这人听声音才知弄错，“啊”了一声，将手松开。徐志卿戴上眼镜站起来，看清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：“你……？”这位姑娘，十分摩登，穿一身红色衣裳，天真而又浪漫，对徐志卿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哟，我以为你是我舅舅呐！”徐志卿问：“你舅舅是谁？”“杨一虎，特务处长。我是他的外甥女安琪儿。”姑娘爽朗地回答并诉说着，“当什么处长不好，偏当特务处长！特务，上

海人叫‘包打听’，就是暗探。害得我在同学面前都不敢提起他。不过，他说他是革命的特务，是吗？”徐志卿听了哭笑不得，只是“嗯，啊”地应付着。他见安琪儿出屋到别处找舅舅去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殷夫过了一会便兴冲冲地跑进屋来：“哥，我来迟了，真对不起。”徐志卿见弟弟来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来了，批评他说：“不按时到，这个习惯可不好。来，坐下。”殷夫嘟起嘴说：“从浦东赶到龙华，横贯整个上海，哪会那么按时。”他刚靠近哥哥在沙发上坐下，便被手中的那本外文书吸引住了，奇怪地问：“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集！你也喜欢读？”徐志卿说：“谈不上。因为这是德文版的，我想拿它考一考我德文的根底。另外，我近三十岁的人，不算太老吧，还需要一点诗里的浪漫主义。”殷夫高兴地说：“对，哥哥，你需要浪漫蒂克，再浪漫一点儿。”徐志卿打趣地说：“哦，让我跟你们一起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？还是和女学生拥抱接吻？”他几句玩笑话过后便严肃起来，先问了他学校的伙食好不好，零花钱够不够，又问他是不是按月给母亲写信，而后转上正题，问：“你除了上课读书，近来还做些什么？”殷夫说：“写了几首诗。”徐志卿对他的简单答复当然很不满意，正色地说：“我是问你近来有没有参加什么秘密会议，搞党党派派的活动。”殷夫故意地说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“你很懂！”徐志卿表示他已经掌握情况，劝他一定不要再搞危险政治，可是见他无动于衷，无奈，只好用感情来打动他，说：“想想母亲的嘱咐，想想死去的父亲，弟弟，你就少惹点儿是非吧！”殷夫十分坦然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前些天，给武装起义的工人跑跑腿，欢迎你们北伐军进上海，搞搞游行，喊喊口号……你们不是天天在为我们喝采叫好吗！”徐志卿不满地说：“我叫你来，不是为了要跟你争论，而是想告诉你……”他看了看四周，没再说下

去。这时，远处响起军乐队的演奏声和噼啪的鞭炮声，徐志卿倾听着并看着弟弟的面孔问：“知道这是什么声音？”殷夫揶揄地说：“总不会是枪声吧！”徐志卿说：“这是总司令的一点小表示，给你们上海市总工会送一幅‘共同奋斗’的金匾。”说完，微微一笑。殷夫乐观地：“哥哥，你笑了。当人们在笑的时候，通常是不会互相残杀的吧？”徐志卿摇摇头说：“你看到笑的时候露出牙齿了没有？”殷夫有所理解：

“哦，你们笑着还会咬人？”徐志卿意味深长地：“你懂得这个就好！记着，世界上没有不杀人的军队。刀已经举起来了，聪明人就要晓得躲开。不然，时局突然变了，你是会吃大苦头的！”殷夫听了，感到事情的突然，紧张地问：“怎么，时局要变？哥哥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徐志卿说：“我是总司令的参谋长，怎会不知道？”殷夫正要继续追问，杨一虎吆喝着走进屋来。他身材高大，满脸横肉，牛眼睛好象要暴出来似的，给人以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。他问道：“徐处长，有客人？”徐志卿说：“他是我弟弟徐柏庭。”杨一虎审视殷夫片刻，夸奖地说：“一表人材，一表人材啊！”徐志卿为了支开他，告诉外甥女在找他，他说已经见到了，说着抓起了话筒，大声地：

“特务处！哦，陈副官吗？给我备一辆小车。要跑远路的。对！”杨一虎知道局势要迅速变化，生怕自己的外甥女也卷入浪潮，所以他提前把她送走，回嘉兴老家，让她妈妈管起来。刚放下话筒，安琪儿捻着一枝花朵走进来，迎面遇见徐志卿送殷夫出屋。她见到殷夫，无比喜悦，一下子跳过去截住了他：“喂，男同胞，不认识啦？”殷夫打量了她一下：“哦，玛丽女中的革命小姐安琪儿。”杨一虎有点惊奇地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安琪儿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任只认识，我还正想追求他呢！”接着夸起了殷夫：“那天在北站打军阀，他手里一没刀，二没枪，脖子上围根红布条，就不要命地往前冲啊！……”